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平妖傳 第三十二回 夙姻緣永兒招夫 散錢米王則買軍

人言左道非真術，只恐其中未得傳。若是得傳心地正，何須方外學神仙。

話說王則正在草廳上看著軍馬，說話之間，只聽得有人高叫道：「你們在此舉事謀反麼？」王則嚇得心慌膽落。抬頭看時，只見一個人，生得清奇古怪，頭戴鐵冠，腳穿草履，身上皂沿緋袍。面如噴血，目似怪星。騎著一匹大蟲，逕入莊來。聖姑姑道：「張先生，我與王都排在此議事。你來便來，何須大驚小怪。」先生跳下大蟲，喝聲「退！」那大蟲往門外去了。先生與聖姑姑施禮。王則向先生唱了喏。先生還了禮，坐定。聖姑姑道：「張先生！這個是貝州王都排。後五日你們皆為他輔助。」先生對王則道：「貧道姓張名鸞，常與聖姑姑說都排可以獨霸一方。貧道幾次欲要與都排相見，恐不領諾，不敢拜問。聖姑姑！如何得王都排到此？」聖姑姑道：「我使永兒去貝州衙前用些小術，引得都排到此。方欲議事，卻遇你來。」先生道：「不知都排幾時舉事？」聖姑姑道：「只在旦夕。待軍心變動，一時發作，你們都來相助舉事。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莊門外走一個異獸入來。王則看時，卻是一個獅子，直至草廳上盤旋哮吼。王則見了，又驚又喜，道：「此乃天獸，如何凡間也有？必定是我有緣得見。」方欲動問，聖姑姑喝道：「這廝既來相助都排，何必作怪。可收了神通。」獅子將頭搖一搖，不見了獅子，卻是個人。王則問聖姑姑道：「此人是誰？」聖姑姑道：「這人姓卜名吉。」叫卜吉與王則相見。禮畢，就在草廳上坐定。聖姑姑道：「王都排！你見張鸞、卜吉的本事麼？」王則道：「二人如此奢遮，不怕大事不成。」聖姑姑道：「須更得一人來教你成事。」王則道：「又有何人？」

正說之間，只見從空中飛下一隻仙鶴來，到草廳立地了，背上跳下一個人來。張鸞、卜吉和永兒都起身來與那人施禮。王則看那人時，癩了一隻腿，身材不過四尺。戴一頂破頭巾，著領粗布衫，行纏破碎。穿一雙斷耳麻鞋，將些草帶繫著腰。王則見了他這般模樣，也不動身，心裏道：「不知是甚人？」聖姑姑道：「王都排！這是吾兒左黜。得他來時，你的大事濟矣。如何不起身迎接？」王則聽得說，慌忙起身施禮。左黜上草廳來，與聖姑姑唱個喏，便坐在眾人肩下，問聖姑姑道：「告娘娘！王都排的事成也未？」聖姑姑道：「孩兒！論事非早即晚，專待你來，這事便成。」

左黜道：「既然商議停當，難得都排到此。便可屈留即今晚與妹子永兒完成親事。就煩張先生為媒，卻不好麼？」聖姑姑道：「正合吾意！」便吩咐女童引王都排到香水浴室洗澡。王則洗了個淨浴，女童將一身新衣與他通身換過了。聖姑姑教捧出龍袍，玉帶，沖天冠，無憂鞋，請他穿著。王則從不曾見這般行頭，那裏敢接。只見癩師拐將過來，叫道：「都排！休懷謙遜，你若疑慮時，我引你到三生池上去照你今世的出身。」王則跟了癩師走出莊院，來到一個清水池邊。癩師教王則向清水中自家照看。王則看了大驚，只見本身影子照在水裏，頭戴沖天冠，身穿滾龍袍，腰上白玉帶，足下無憂履。相貌堂堂，儼然是一朝天子。癩師道：「都排！你見麼？天數已定，謙遜不得。」王則方才信了，當時就裝扮起來。只見草廳上鼓樂喧天，八個女童紗燈官扇，服侍永兒出來，珠冠繡襖，別是一般裝束，就如皇宮妃子一般。兩個在草廳上行了夫婦之禮。怎麼樣？但見：

名香滿燕，異彩高懸，百歲姻緣，笑語撮成花燭。一場歡喜，笙歌擁入蘭房。何處來風流帝子，分明巫山夢裏襄王。誰得似窈窕仙娘，除非天寶宮中妃子。恩山義海歡娛足，錦地花天富貴多。

當晚洞房花燭，舖設得十分整齊。王則想道：「莫非是夢麼？不是夢，難道是真！」又道：「便不是真，也是個好夢，我且落得受用。」只因王則和胡永兒兩個，一個乃是武則天娘娘托生，轉女為男。一個是張昌宗托生，轉男作女。他先前在百花亭上發了真願，願生生世世永為夫婦。到今四百來年，重諧舊約，再結新歡。夫婦恩情，不須提起。一連的住了三日，真是個軟玉香溫迷晝夜，花堆錦簇送時光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到第四日，聖姑姑請王都排議事，說道：「氣運已至，宜急相機而動。休得貪戀新婚，忘其大事！」癩師道：「都排且回，我明日和張先生等入貝州來替你舉事。」王則心上巴不得再住幾日。一來被眾人催逼，二來三日不曾到家中看得，生怕州裏有事。只得謝了聖姑姑別了胡永兒，依舊來時打扮。癩師引他離了莊院出林子來，指一條路叫他回去。王則回頭看時，不見了癩師。行不多幾步，早到了貝州城門頭。王則吃了一驚道：「卻不作怪，前番行了半日，到得仙姑莊上。如今行不得數十步，早到了城門頭。原來這一班都是異人，都會法術，來扶助我。我必是有分發跡。」

王則當日進城，尚是未牌時分，先打從州前走一邊，看其動靜。只見兩三個做公的見了王則，道：「王都排！那裏去來好幾日？知州相公喚你不到，好不心躁哩！」王則聽了，慌忙跑進州裏，見了知州。知州問道：「王則！你這幾日在那裏？」王則道：「小人往鄉裏看個親戚，原想一日轉回，不意道路上受了些風寒，睡倒了三日，今早才起得身。聞知相公呼喚，小人特來參見，還不曾到家裏。」知州道：「既是有病，不計較了。五日前差你到舖中取來綵帛，奶奶嫌顏色不鮮明，尺頭又短，用不著。你可領去，照數換來作速，限你明日交割。小姐吉期近了，專等裁衣，休得遲誤。」留下喚個心腹親隨到私衙裏討出綵帛來，共是十三疋，叫王則點清了數目收去。王則答應了，兩手抱出州衙，一直到自家屋裏坐下，想道：「我王則好晦氣，才快活得三日，回來沒討鍾茶吃，這賊官又來歪纏了。你自要嫁女兒，干我貝州人甚事。舖家銀又不肯發還，教人硬除。取著東西，還要嫌好道歉，弄得亂亂的，又去倒換。你做官府的，直恁強橫。」一頭說，一頭把綵帛展開，待要重新摺好。提起看時，吃了一驚。先前送進去是個整疋，如今尺頭剪動了。逐疋展看，都是如此。取尺來量著，每疋短了五尺。王則道：「少了疋把倒是小事。可惜都剪殘了，既不是原物，舖家如何肯換！一定是手下人作弊，官府那裏曉得。少不得去稟明，看他如何說。」連忙摺起，重抱到州裏來。知州已自退堂了。王則道：「且拿回去，明早來稟他未遲。」

次日起個早，伺候知州上廳，王則捧著十三疋綵帛，跪在下面。知州見了喜道：「王則！還是你會幹事，昨日吩咐得你，今早就換來了。」王則稟道：「還不曾換來，昨日相公發出這些綵帛來，不是原物了。不知何人，每疋剪去了五尺，教小人如何好換。乞相公臺旨。」知州道：「昨日當堂教你檢收，既然剪動，當時就該說了。」王則道：「小人當堂只點得疋數，到家去仔細觀看，方知短少。連忙來稟知相公，其時相公已散衙了。天色已晚，小人不敢傳報。今早特來伺候。」知州大怒道：「胡說！昨日驗收明白，就該發還舖家。你又拿回家裏，自不小心，被家中什麼人剪動了，今早反來我這裏胡稟。若不念你平日效勞之勤，就該打你一頓毒棒。快去立等換來，再休多口。」罵得王則頓口無言，只得依舊抱回，悶悶的坐在家中。

正在尋思無計，只見三個人從外面入來。王則看來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左黜和張鸞、卜吉。四個敘體已畢，三人見桌兒上堆著許多綵帛，問道：「那裏來的？」王則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便將知州剪壞了原物，要他舖中換取事情，備細說了。左黜道：「這個何難，在貧道身上包換還你。」當下把十三疋綵帛，做一堆兒堆在地下，脫下粗布衫蓋了。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揭起布衫來看時，變了十三疋鮮明綵帛。王則大喜道：「有煩三位少坐，待小可送去州裏，再來陪話。」三人道：「我等正有話商議，快去快來。」王則笑容可掬，捧著綵帛到州衙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任所如何辦嫁妝，剪殘綵帛要人償。

有官望使千年勢，沒理天教一旦亡。

知州還坐衙，見換到鮮色綵緞，歡喜自不必說。王則如數點明，交付私衙收訖。火速轉回家裏，那三個人正在那裏相待。王則道：「有失陪侍，休得見罪。」又道：「三位到此，合當拜茶。奈王則家下乏人，三位請到間壁酒肆中飲數杯。」張鸞笑道：「還不曾擾一杯喜酒。」指著癩師道：「莫說這位大舅，今日只當請媒麼？」左黜跳起來道：「休論親道故，既然相見，少不得醉醺方休。」卜吉道：

「還是癩師說得爽利。」王則道：「今日是個下班日分，那綠帛又交付過了，正好久坐。」四個人酒店樓上，靠窗坐定。

正飲酒熱鬧，只見樓下官旂成群拽隊走過。王則道：「今日不是開操日分，如何兩營官軍盡數出。」左黜道：「王都排！你下去問問看，是何緣故。」

王則下樓來出門前看時，人人都認得王則，齊來唱喏。王則道：「你們去那裏去來？」管營的道：「都排！知州苦殺我們有請的也，我們役過了三個月，如今一個月錢米也不肯關與我們。我們今日到倉前，管倉的吏只是趕打我們回去。」王則道：「若是恁地，卻怎的好？」管營的道：「如明日再不肯關支，眾人須要反也。」管營的和眾人自去。王則上樓來把管營的說話，對左黜說了一遍。左黜起身來道：「你快去趕管營，教他們回來，請支一個月錢米與他們，教這兩營軍心都歸順你。」王則道：「先生那裏有許多錢米？」左黜道：「你只教他們回來，我自有的。」王則當時來趕見管營，叫他叫住許多人，都轉來與你們一個月錢米。

管營聽得說，叫轉許多人都回王則門首，只見王則家裏山也似堆起米來。王則肚內想道：如何家裏桌凳都不見了，這一屋米從何而至！只見癩子把手招道：「你們眾人如有氣力的，搬一石兩石不打緊。只是不要囉唆。」那有請的三三五五都來搬，也有馱得一石的，也有馱得兩石的，儘著氣力搬運。王則道：「這米只有百來石，兩營共有六千人，如何支散得遍？」左黜道：「你休管我，包你教他都有米便了。」眾人自午牌時候搬起，直搬至酉牌時候止，搬有一萬餘石，家中尚餘有四五石。管營和若干人都來謝王則。

左黜道：「王都排！一客不煩兩主，有心賣個人情，今夜有引亮的，你和管營說，教他去營裏告報眾人，就今晚來請一個月錢，省得到明日，一件事兩截做。」管營見說，不勝歡喜，飛也似的去報眾人來領錢。王則道：「先生散了許多的米了，如今金在那裏？」左黜道：「我自有！」張鸞道：「貧道有一千貫寄在博平縣城隍處。今早取得來了，現在都排床下。」王則進去看時，果然床下都塞得滿滿的，不知如何運來。正驚訝間，只覺得腳底下踏著個錢索頭兒，恰像埋在地下的一般。王則曲身下去，將手一扯。那索子隨手而出，索上密密的都穿得有好官錢，似紡車兒一般，抽個不了。王則倒慌了手腳。卻待放手，只聽得大笑一聲，驀地錢索上鑽出一個和尚來，耳帶金環，身披烈火袈裟。嚇得王則魂不附體，拋了手望外便走。只見和尚也隨身出來，叫道：「貧僧今日來遲了，都排休怪！」張、左等見了，都認得是彈子和尚。二人對王則道：「此位是彈師，也是我們一家，來幫都排舉大事的。」王則道：「莫非在開封府惱了包龍圖相公的就是？」癩師道：「然也！」王則方才心穩，上前相見。彈子和尚道：「貧僧向年化得善王太尉三千貫錢，沒處化消。早間聞得張先生往博平縣取錢與都排賞軍，貧僧也把這三千貫運來相助。」癩師道：「六千人每人與他一貫。現有了四千貫，還少二千貫。」張鸞道：「貧道包足三千貫。」卜吉道：「不勞吾師神力，徒弟已辦下了。」

五個人同入裏面，馱將出來。一千貫做一堆，堆得滿屋裏都是錢。堆尚未了，只見行請的都在門前。王則教他們人來搬去，每人只許搬一貫。這夥人出自望外，也沒個敢多要的。乘著月色，約莫搬了兩個更次，恰好兩營人都有了。這六千人和老小，那一個不稱道：「好個王都排！誰人肯將自己的錢米任意教人搬去！但有手腳快，有氣力，關支了三個月錢米，安在家裏，煩惱甚的！」

當日左黜等四人散完了錢米，別了王則自去，約到明日又來。王則次日正該上班日分，五更三點時入州衙前伺候知州陸廳，這個知州姓張名德，滿郡人罵道：

綺羅裹定真禽獸，百味珍羞養畜生。
堪嘆地方都晦氣，何時拔出眼中釘。